



钢铁子弟兵

第三集

通俗文艺出版社



鋼 鐵 子 弟 兵

(第 三 集)

通俗文艺出版社編輯部編

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

鋼鐵子弟兵

(第三集)

封面設計：張文瑞

*

通俗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經售

*

總號(文)0237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 6 3/4 插頁 5 字數167,000

1953年2月第一版 195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量：1—147,000

統一書號：T10023·265

定價：(5)六角五分

出版者的話

中国人民解放軍，自从一九二七年建軍以来，已經经历了在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全体指战員，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鮮血，写下了无数不朽的詩篇，完成了偉大的民主革命，并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奠定了穩固的基石。

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为了紀念这个光荣而偉大的三十年，曾发起了一个“征文运动”，并将一部分应征文稿，在各个报刊上陸續发表。这些文章，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种战斗崗位上，記錄了中国人民解放軍三十年来艰苦奋斗的豪迈事迹，它是一部丰富、生动、真实的英雄史詩，又是一部极其壯闊絢丽的文学巨著。

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对于这些应征文章，是特別重視的，除在报刊上先行发表一部分外，并将有系統地把这些文章整理起来，彙成专集。但此事工程浩大，并不是短时期內所能完成的。我社为了使广大讀者能够較先的閱讀到这些瑰丽的作品，特征得“解放軍三十年”編輯部的同意，从已經发表的征文中，选出一部分，用“鋼鉄子弟兵”作为書名，分三冊出版。

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想帮助讀者对于中国革命艰苦的历程有一个更深刻具体的理解；一方面鼓舞大家从人民解放軍身上，学习他們各方面的优良傳統和高貴品質，以披荆斬棘的精神，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目 录

紅色的“神兵”	廖 汉 生 (1)
怀念	李 天 銀 (4)
学会打游击	王 国 华 (10)
第三十五号紅星奖章	彭 紹 輝 (15)
陈大叔	吳 后 祥 (19)
三渡涪江	宋 献 璋 (23)
紅軍女电话兵	彭 珍 (28)
給“特务队”带路	吳 沛 (32)
反圍剿点滴記事	黄 河 清 (37)
“是紅軍,还是白軍?”	張 秀 龙 (42)
“鷹”的眼睛	楊 尙 奎 (46)
紅十六师的故事	杜 仕 金 (51)
跟随毛主席长征	陈 昌 奉 (62)
紅軍渡过了第二道險关——金沙江	李 佐 荣 (68)
一碗炒面	顏 文 斌 (71)
朱总司令爱兵	赵 基 全 (73)
长征回忆	李 平 (76)
彭总二、三事	黄 波 (78)
在草原兵站上	楊 以 山 (82)
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	刘 江 萍 (87)
✓ 六个小紅軍	馮 玉 乔 (91)
“鉄釘”九連	周 純 麟 (95)

毛主席教小鬼認字	何 太 洋 (102)
李兆麟將軍和棉衣	夏 凤 林 (107)
会师的礼物	刘 强 (112)
紅軍的帽子	王 德 清 (116)
难忘的事	黄 朝 天 (120)
鐵道上的战斗	董 庭 恆 (123)
难忘的会見	李 玉 林 (130)
朱总司令和我們在一起	王 紀 山 (136)
彭总和哨兵	葛 庆 臣 (138)
智取賀庄子	林 玉 堂 (140)
皖北的亲人	賴 維 紀 (144)
观音土窩窩头	王 理 林 (150)
√ 少年偵察兵	刘 建 逸 (153)
班长賈士奎	輕 影 (157)
乡长史珍	赵 承 先 (163)
游击生活故事多	謝 俊 生 (170)
活捉張彪	刘 兆 英 (174)
歼灭“天下第一旅”	張 作 为 (180)
鎮川堡借粮	姚 翔 冲 (187)
我指揮“国軍”作战	翁 永 廷 (191)
拍手为記	陈 苏 (194)
把炸葯帶上去	林 福 德 (197)
夜探临高角	宋 宪 孔 (202)
中尉和他的“日記本”	江 深 (207)

紅色的“神兵”

——回忆湘鄂边紅軍第一次打大仗的故事

廖 汉 生

自从賀龙同志回到湘鄂边以后，当地的革命武装力量，就象雨后春笋一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經過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到了1929年5、6月間的时候，湘鄂边的紅軍已經正式組成了，編成了步兵一团、步兵四团，和一个警卫营。記得当时团营的指揮員是賀貴如、陈宗濬、賀佩欽等同志，一团的党代表外号叫“龙駒子”（名字不記得了）。人数約有两千以上。

当然，当时部队的装备还是很差的，步枪能打响的、打不响的总共不过500支，还有几百杆土炮，其余的都是大刀和梭鏢。其他的装备就更談不到了。沒有軍装，大家还是穿着从家里穿出来的或是打土豪得到的衣服，五顏六色，什么样的都有。但是有一种顏色是大家都喜欢、人人都有的，就是紅色。当时把一切能弄得到的紅布都用上了，有的包块紅头巾，有的系条紅腰帶，搞不到紅布的，也弄块紅布条扎在梭鏢上。为了弄块紅布，有的把老婆陪送的衣服都撕来用了。实在弄不到，就到庙里去，把老百姓給菩薩的“挂紅”拿来用。特別的是我們的第四团，用紅布纏头的更多。队伍站起队来一看，象一团火苗子一样，紅閃閃的一片，显得很威风又很別致。

在湘鄂边地区，过去吃符水、念咒語的迷信团体很多，再加上我們多是扛大刀、梭鏢，打仗又勇敢，群众都叫我們是“神兵团”。

这支“神兵”打起仗来的确是很神勇的。部队一开始建立，就坚决地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紳。一年多的時間內，把湘鄂边境上以桑植、鶴峰为中心的几个县的团防队（地主武装），几乎全部扫光

了，而且在1929年把桑植县城也占领了。过去，打开个集镇总是三五天就走的，这次却在桑植城住下来，以吳天錫为主席，成立了桑植县的苏維埃政府；以陈昌厚为主任，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红色的革命政权在这块土地上也正式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紅軍的这一行动，大大地震惊了当时的反动統治者——湘西土著軍閥陈渠珍。过去，他曾認為这些“紅脑壳”成不了大事的，现在却慌了手脚，亲自調兵遣将。除勒令桑植县及其周圍的一些残余的地主武装“限期进剿”外，并派遣了他的嫡系主力向子云团向桑植县进攻。

向子云是湘西的一个极其反动的家伙，又驕傲，又愚蠢。当时，他仗着自己队伍多，有了四五千，武器好，又經過訓練，覺得消灭紅軍沒有問題；当时給他的部队发了許多繩子，說是“要把‘紅脑壳’一个个活捉回来”。但是，另一方面对紅軍这支“神兵”又有些畏惧，因此还連夜准备了許多竹筒，滿装着烏鸡狗血。他对他的部队說：“有了这玩艺，撒到那些神兵身上，他們那神法就不灵了。”

敌人的活动很快就被我們知道了。当时，紅軍虽然編成了团营，消灭过許多地主武装，但还没有和白軍的正规部队打过仗。这时指揮員們研究了一下，認為如果和他們摆开陣势硬打，怕吃不消；决定給他們摆个埋伏陣。并且决定利用敌人对“神兵团”的恐惧心理，把过去纏紅的第四团又打扮了一下，人人都纏上紅头巾，梭鑲上一色的紅布条。一切准备就緒，当敌人接近县城的时候，紅軍在城內埋伏了一小部分，其余偃旗息鼓，在城郊梅家山和春庙、乱葬崗一带隐蔽起来。桑植县城內靜悄悄的了。

愚蠢的敌人倚仗着人多势众，由西南方向直逼城垣。当发觉是座空城时，就大搖大摆地向城內开进。

正在这时，一声枪响，埋伏在城外的紅一团，由賀貴如率領，发起了冲击；接着，預伏城內的部队也向敌人冲击了。当敌人正惊惶失措之际，由陈宗淦率領的紅四团在东門外出現了。他

們一色的紅頭巾、紅纓槍，象一條火龍似的，沿東門外三百多步高的石階昂然直上。警戒城東門樓的敵人，一見這種景象，早已嚇慌了神，兩挺水機關一槍未放，扔下武器就撒腿向後逃跑。他們邊跑邊叫“神兵來了！”我們隨後就追，敵人碰人、馬踏馬，亂成了一團。最可笑的是：敵人直到這時還沒有忘記他們的法宝，還把那些烏雞狗血直往我們戰士身上潑呢。

敵人大部都歼灭了，剩下一部分殘兵，由敵團長向子云帶着拚命向來路逃竄，企圖逃脫羅網。但當他逃到赤溪河的岸邊時，他們的船隻早已被我們撐走了。這時我們紅軍部隊正緊緊追來，向子云慌慌張張，抓着一個驢子尾巴就泅河，渡到中途急流中被淹沒了。其餘的殘部，少部分被溺死，大部分投降了。

在這裡，又出了一個故事：當時正是六七月天，那天又是大太陽，天氣熱得很。賀佩欽營長是個胖子，更是熱得受不住，在追擊敵人時，他右手提著駁殼槍，左手里拿把大蒲扇，邊追邊扇。於是後來又傳出一個傳說，說“紅軍‘神兵團’厲害，扇子兵更厲害，一扇子能將幾十個人扇到河裡去！”

這一仗，進攻的敵人全部被消滅了，我們繳獲了近千支步槍，還有一些機關槍、彈藥。而我們呢，除了有些同志的衣服被那些烏雞狗血弄脏了以外，很少有什麼傷亡。而且從這次的戰鬥的勝利以後，湘鄂邊的紅軍和群眾相信自己不僅能消滅地主武裝，也能消滅白軍的正規軍。此後，這支軍隊在黨的領導下繼續發展，發展了根據地，壯大了自己，成了後來紅二方面軍的主要基礎之一。

怀 念

李 天 銀

我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好些战斗，现在都记不真切了，唯有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国民党“铁军师”师长张辉瓒那一仗，我一直都忘记不了。可惜，在转战二十余年之后的今天，当时一起参加战斗的几位同生共死的战友的名字，我一个都想不起来了。不过他们的形象仍然活在我心里，和当年一样亲切，使我常常怀念着他们。

还是1930年的事。我当时在红三军九师五十二团团部当通讯班长，因为人长的矮，大家都叫我小鬼。那年12月29日那天，部队从东固出发，向黄陂、小布转移，走了一通夜，天亮到了离龙崗三十里的地方住下，事务长搞了许多猪肉和吃食，我们正准备过年咧，忽然听说张辉瓒的“铁军师”已经先我们进到龙崗，扎下营了。很快上级就来了命令，决定吃掉这股敌人。我们年也顾不得过了，猪肉在锅里煮得半生半熟的，抓起来啃了一半就走了。大家都说：“三十晚上消灭蒋介石的‘铁军师’，正好给苏区人民新年贺喜呀！”

我们下午三点左右出发，天黑到了龙崗附近隐蔽下来。龙崗是一个五、六百户人家的镇子，镇子后面是大山，前面是条两丈来宽的小河。通过河上一座木桥，对面是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这是个易攻难守的地形，但是敌人偏偏昏头昏脑地闯进来送死，一个师的八、九千人，把镇子里外和对面小山上都住满了。红军第八师迂回到敌人后面的大山上，七师从右面侧击敌人，我们九师从正面担任主攻。敌人象瓮中之鳖，被我们团团围住了。

半夜里，我们先向镇子前面小山上的敌人发起了进攻，一鼓劲

就冲上了山，天下着大霧，黑得对面不見人，滿山只听到枪声夹着炮声，“辟拍拍……轟……辟拍拍……轟……”也分不清哪是敌人放的，哪是我們放的。敌人虽然是遭到我們的突然襲击，但还是有些戒备，好些士兵睡覺連背包都沒有解。打得相当頑强，我們把它赶下山，他們一下又反扑上来了，一直打到大天亮，敌人还未停止反攻。

“答答的……答答的……”对面高山上傳来了清脆的号音，八师在調号了。忽然我們都听到黃公略軍长宏亮的喊声：

“八师已經从后面把敌人卡住了。同志們，冲呀！……”

我們使出所有的力量一下把敌人压到了河边。木桥被炮火打坏了，冒着烟火，敌人用大門板盖在桥上，沒命的往河那边跑，許多敌人象下水餃一样掉在河里去了，有的被打死，有的在水里淹死了。

我們暂时把敌人赶过桥了，但是敌人也清楚地知道：丢了木桥，就連最后一条逃命的路都断了。敌人全力地拚命进行掙扎，沒等我們站稳脚，就組織强烈的火力扑过河来。双方你来我往，象拉鋸一样，簡直記不清打了多少次。紅軍根据战斗情况的变化，暂时以攻为守，消耗敌人兵力，然后再集中力量突过河去，全歼敌人。

团长命令我把“坚决守住陣地”的命令傳达到前沿各連队。我从前沿回来，正好在团部碰上我原来在的那个重机枪連連长。他向团长报告了战斗情况，还要求团长給他們补充些战士和子彈。我見連长这么說，就再三請求团长派我回連去參加战斗。团长同意了，我高高兴兴的提着小馬枪和几十发繳来的子彈，跟着連长到了机枪連陣地。

战斗殘酷极了。小山頂上地皮都翻过来了，沒有一根草、一棵树，全成了一片焦黃土。坡下到处是死人，有敌人的，也有我們的。連里原来我熟識的許多战友都不見了。連长叫我下到二排，全排現在只剩下五班长和四个战士了。我一到前沿陣地，就

見到五班長挽起袖子，發出沙啞的喊聲：“射手、彈藥手、預備手……如果我犧牲了，第一名代替我的職務，第二名……”顯然，班長正在傳達上級堅守的命令，下定決心戰鬥到底。班長身材不高，胖胖的很結實，滿身坐土地站在工事里，嚴峻的臉上兩只眼睛閃着堅毅的光。我向他作了報告，他臉上沒有一點笑容，只說了一聲“好！”就叫我支起小馬槍，在旁邊隱蔽好，听命令一齊打敵人。

我們班的陣地正對着木橋，兩邊和前沿都是步兵。我們那挺馬克沁重機槍，打起來非常俐索，是這一片陣地上的骨干火力。敵人看我們暫時停止了進攻，以為正是反扑的“良機”，就象黃蜂一樣涌過橋來，分成几路向我們進攻。靠着強烈的火力掩護，敵人象烏龜一樣一步一步往上爬，八百公尺……五百公尺……三百公尺……我們仍然穩如泰山，不動聲色。一個敵軍軍官忽然站起來大叫：“紅毛兵沒子彈，不敢打槍，沖呀！”象趕羊一樣，趕着士兵往上沖。看看敵人只離我們五、六十公尺遠了，一個個凶神惡煞的樣子都看得清了，我的心越跳越快，兩手緊緊握住小馬槍，手指搭在扳機上，一眼不眨地瞄準着敵人。

“打！”一聲号令，陣地上一齊開了火，子彈象暴風雨一般掃着敵人，班長緊握馬克沁重機槍，“喇……喇……喇……”敵人象割倒的庄稼倒了一大片，沒死的都嚎叫着，只嫌爹娘少生兩條腿，連滾帶爬往山下逃命。

第五次反扑開始了。敵人用五、六挺重機槍壓抑我們的機槍陣地。子彈在班長和重機槍的左右“咄咄咄”地亂响，“吱……吱……”尖哨着飛過我們的頭頂，几顆飛彈打在機身和機護板上，撞得火花四濺。突然，班長身子猛的歪了一下，但很快又站穩了，鎮靜地繼續射擊。

“班長，你負傷了！”

“別管我，快送子彈！”

他不停地掃射着，一直把敵人打退下去。

“第一名監視敵人，代替我……”班長話沒說完，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后一仰，我趕緊扶住他，只看他左肩的棉衣被打了一個洞，綻出來的棉花被鮮血染紅了，血流到手背，滴在地上。我解下灰綁腿給班長扎傷口，他臉色慘白，額上冒着汗珠，一聲不響。我忍不住喊：

“班長，你怎麼樣……”

“不怕，好！纏緊些，越緊越好……”

“班長，敵人又上來了！”第一名戰士向班長報告。班長咬緊牙齒，扶着我，站在機槍旁邊，指揮第一名戰士猛烈地射擊敵人。

敵人怎樣也壓不住我們那挺重機槍。每次敵人沖上來，我們的機槍就用出奇的短距離掃射他們，或是掩護着步兵進行沖擊，直打得敵人丟下滿坡死尸，難以向前移動一步。敵人一見幾次都沒攻動我們山頭陣地，預料自己會全部復滅，因此更加瘋狂了。他們以多於我們几十倍的兵力、火力，不間斷的連續沖鋒，炮彈左一發，右一發在我們跟前爆炸，我們班里的戰士，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相繼犧牲了，烈士們的鮮血染紅了我們的陣地。現在只剩下班長和我了。我們的眼淚被復仇的火燒干，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把犧牲的戰友們背到陣地旁邊，望着山下狼嘯狗叫的敵人，眼珠子都紅了。

“班長，我是第五名戰士，現在該我！”

“不！”班長果斷地說，“還是我來，你快壓子彈。”他扶着我的手毅然立起來，拚命拉動左手，努力想握住槍把，可怎么也握不住。

“班長！”我看他動作艱難，急得大聲嚷起來，“我要為大家報仇！”

熱淚流過我的臉上，我激動地望着班長。可班長却嚴厲地朝我喊：

“叫你快壓子彈，我右手一樣打！”

馬克沁重機槍又“嗒……嗒……嗒……”地叫起來了，敵人又成群

地倒下来。我一面加快送子弹，一面看着班长的动作，打枪的姿势，心里真是把他佩服透了。

这一整天都没出太阳，一直到下午，天色都是雾蒙蒙、昏沉沉的，我这头脑也被连续的战斗弄得昏沉沉的。已经记不清打退敌人多少次反扑了，战斗一次比一次打得紧张、剧烈。我大概是把耳膜震坏了，炮弹、枪弹都不大能听清，只见炮弹爆炸的一团团浓气，卷着掀起的泥土把我们都包住了。敌人的机枪也不断象雨点一样掀起阵地前面的泥土，可是我们马克沁重机枪始终没停止过射击。忽然，脚底下的土地猛烈地颤抖了一下，一颗炮弹在我们右边不远爆炸了，飞来的弹片把班长的右手掌全削掉了。我牙巴咬得吱溜吱溜地响，迅速帮他包住伤口。我要求马上让我来射击敌人。但是，班长一句话都不说，两眼直直地盯着前面，好象说：“他人在阵地在，他活着就决不能离开机枪！”我一面压子弹一边想：他双手都负伤了，为什么不叫我打呢？敌人要冲上来可怎么办呢？我下了决心，如果敌人真冲上来了，他不允许我也要打，一定要保住阵地！

我正想着，敌人就上来了，只见班长身子往下弯着，用牙咬住了枪扳机，简直是奇迹，马克沁机枪又叫起来了，枪身随着子弹的发射不断跳动，不停地扫射敌人。班长那种顽强、勇敢的精神，和他打枪那付样子，弯着腰，咬着扳机，我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可惜，这样的英雄牺牲了，一颗炮弹飞过来，一团爆炸的浓烟烈火，班长就倒下了。

我死死搂住班长的半截身子，放声痛哭。

敌人又嚎叫着冲上来了。我用拳头抹掉了眼泪，把压满子弹的弹袋安在枪上，扶正了被炮弹掀倒了的“马克沁”，全身就象火烧了一样，我扯开衣领口，双手紧握着班长和战友们握过的地方，脸紧贴在班长和战友们贴过的地方，班长洒在枪上的热血，也贴糊在我的脸上，我死死地盯住敌人，瞄准敌人，不断气地扫射着这班坏种。敌人的枪弹、炮弹象急风一样刮过头顶，翻起的

泥土、石块不断落在我的头上身上，这时，我已經不知道什么是危險了，只是一股劲的朝敌人狠打，为了班长，为了保卫苏区，为了胜利，我一直不停地射击着。

下午四点多钟，总攻开始了。朱总司令带着总部人马亲自到了前线，声势大极了，滿山滿野都是紅軍，喊杀声雷一样的在山沟里滚动，紅軍潮水般地卷进了龙崗鎮。

整个“鉄軍师”被我們彻底的消灭了。

肥胖得象猪一样的“鉄軍师”师长張輝瓚，也被我們在山上茶林里从一乘四人抬的大花轎里抓出来了。

如今，这帮子家伙都倒台了，人民把他們抛弃了，遺忘了。只有紅軍战士英雄的名字将永远与世长存，永远值得我們怀念！

（伊仁肥录）

学会打游击

王 国 华

“两国交锋，黄河为界”。

自古以来河南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人民最明白“造反”必须掌握枪杆子的道理，新四军二师、四师和五师的老根，都有河南人民红色游击队。

学 打 游 击

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初学打游击时，我的外号就叫王老汉。论年纪还勉强说得过去；论本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毛孩子。

一九三三年秋，我去江西参加党的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朱总司令找我和张新江同志谈游击战术。

他亲切地问我：“你的游击队在那里？”

“在驻马店周围。”

“嘿！”他有些惊奇地看了看我，象是对我，又象是对自己说：“那还能存在住？”听见这句话，我脑子直翻腾。“能不能存在住！”我从来没想到，只知道：路是走出来的，江山是打出来的。总司令等我感到这是个问题后，继续问我。

“你们干什么？”

“打土豪筹粮。”

“什么时候活动？”

“夜里。”

“白天呢？”

“各回各家。”

他若有所悟地說：“噢！原来是夜聚明散！”我很注意听他的談話，可是，“能不能存在住？”這個問題总是在我脑子里繞来繞去。我們游击队的活动，也一閃一閃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正在出神，总司令的問話，又把我拉了回来。

“你們有多少人？”

“二十多个人。”

“枪呢？”

提到枪，我憋不住笑了出来，我說，我們不但有十来条枪，还有“文武双全”的洋鉄桶。筹粮去时当武器，把火鞭扣在洋鉄桶底下放，活象挺机枪，吓的民团都不敢出来；回来时，用它盛粮食，往远处筹粮时，我們將短枪藏在怀里，长枪包着枪栓，塞着枪口，装在盛糠的布袋里，保險不会出事。

短短的一席話，他可把我們游击队的病給摸出来了。总司令提醒我：“游击队在駐馬店周圍是最危險的地方，敌人还没有发觉你們，要是发觉，一个团不行，用两个，三个团，总要想办法把你們消灭。”

他的話音越說越沉重，我的心也越跳越厉害，我知道，这些話里凝結着多大血的教訓啊！他那既严厉又慈爱的目光，看得我心里发毛。游击队是革命的种子，要是出了事，怎样向党交代？

总司令进一步指示我：“把游击队拉到山上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发展！”

我深深地感到懂得太少了，党答应留我在党校学习。

扎 根

一九三五年我回到了河南，地方党組織被破坏了，在郑州等地都沒有找到党組織，河南已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豫南，阴历五月間到豫鄂边区与張新江、張万五、同仲玉等同志組織起豫鄂边区省委，又搞开武装斗争了。

周俊鳴同志一九三五年二月間自江西返回后，于六月間，我